

見佛

——如悟——

見佛問題，是學佛的人所必須研究的，什麼緣故呢？因為學佛目的是要成佛，要成佛就非先見佛不可。見佛在修行中是唯一重要的階段，也就是轉迷入悟之最切要的關鍵，惟能見佛，才可以保證會成佛，不然，就是不會踏上成佛途徑，前途就很渺茫的一般人都知道成佛是很難的一件事，照我這樣說，見佛豈不是也很難嗎？成佛雖然難，但是見佛並不難，只要知道什麼是佛？吾人所要見的是什麼佛？這佛如何見法？用什麼來見？即使都能了解見佛是非常容易，可時時刻刻見，甚至听夕無間的見，果然能够達到這無間斷的見佛，那雖不曾成佛，也已經是庶乎近矣。

佛是梵語「佛陀」的簡稱，譯華語稱做「覺者」，是學佛修行的人達到澈悟的境界之最尊貴的名稱。就因地說，菩薩修六度萬行，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稱做佛；由聞思修，漸次證悟，功行圓滿，起修的始覺恰合自性的本覺而成究竟覺，稱做佛；三賢十聖各級菩薩，不論天臺的藏通別圓與華嚴的始終圓頓，凡修行歷三阿僧祇劫，達到五十二行位時，也都稱做佛；至於五果廻心，阿羅漢歷二萬劫，阿那含四萬劫，斯陀含六萬劫，須陀洹八萬劫，辟支佛一萬劫，也都可以證到大乘極果稱做佛；佛陀為化導衆生成道，示現一期成道始終之相，就是降兜率、入胎、住胎、出胎、出家、成道，轉法輪，入滅等八相，叫做八相成道，其中到了成道階段，就稱做佛。以上是就因地來說，有這幾種可以稱做佛；再就果位來說，不論如何成佛，凡是成了佛，都有法報身三身，化身也稱做應身，這三種身，是由於修行功德結聚淨法而成的，故說是三種法聚。法身是理法聚；報身是智法聚；化身是功德法聚。若就法性的體相用三大來分別：就境為法身是體，就智為報身是相，起用為化身是用，法身也有叫做自性身，報身叫做受用身，化身叫做變化身。受用身中，含有自受用與他受用是指如舍那身，深受大乘法樂；因他受用的報身，能對大菩薩應現，相似應身，故稱做應身；化身的應身，在我們娑婆世界中，應身佛就

是千百億化身的釋迦牟尼佛。梵網經云：「我今盧舍那，身坐蓮華臺，周匝千華上，復現千釋迦，一華百億國，一國一釋迦，各坐菩提樹，一時成佛道，如是千百億，盧舍那本身。」報身佛稱為盧舍那，具十八圓滿的蓮華藏世界，就是報身佛盧舍那的淨土。法身佛稱為毘盧遮那，毘盧遮那義為淨滿，遍一切處，光明遍照等。這法身佛，在佛就是究竟覺，在衆生就是被無明障蔽的本覺，所以法身是佛與衆生共有的本源自性的通稱。但是佛的法身已經脫離煩惱的纏縛，可以稱做清淨法身毘盧遮那。衆生的法身還是在纏，所以不能這樣稱，只好稱做法身或法性，因為在纏的法身，不能光明遍照的緣故。法身的別名很多，天眞佛，（證道歌曰：法身覺了無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眞佛。）如如佛，（謂已覺悟如如理體，或佛與衆生的體性即是如如的理。）本性佛，（謂佛真大智慧，照了一切法，自性本來是佛。）一真法界，眞如、實相、真諦、法性、無爲、一實、無相、一無不爲、一相、法證、法位、真性、真空、實性、實諦、實際、眞際，如來藏、正法眼藏、涅槃、妙有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都是稱法身，法身是佛不二的，止觀云：「魔界如，佛界如，一如無二如。」就是說「眞如」是衆生與佛共同此一個的，但佛是已證，衆生是未證，故佛與衆生在行位上較量，當然有極大的差別。

在法報化三種佛身中，吾人所要見的是法身佛，法身已經說過是佛與衆生所共有的，所以能够見到本已的自性，那就是見到佛的法身，的確不難，報化三身，是由於修證圓滿得來的，唯佛獨有；因衆生不會見性，心地就不淨，心地不淨，就不能見佛的報化三身，譬如渾濁的水，必不能印現月，這是同樣的道理。所以要見報化三身，倒不容易，吾人學道目的，在於成佛，在於同證如來的淨法身，也就是要在纏的眞如，變成出纏的法身。何謂真如在纏？真如在纏，就是不會明心見性；既然見性，那這真如就變為出纏的法身了。在纏出纏，就在自己的法性，見與不見的分別，是以見法身佛是為最切要的問題，吾人設能見到法性，一心清淨，始終無間，報化二身的佛，也自然而然地可能見到，若是不會見性，得到心地清淨境界，但先着急要見勝應與劣應二身佛，那會着魔，非常危險！法身是稱空寂的體性，非獨佛與衆生同具此性，一切法的自性，都是以空寂為體，所以萬法的自性，都可以稱做法身。這法身不是屬於各個的，是世間出世間的萬有，同具此一個，所謂一真法界。譬如大地，能生五穀五果，這法性能生善惡諸法以及四聖六凡，法性恰如大地，諸法恰如穀果，大地於穀果無所分別，法性於諸法，亦無所分別，理無有異，故見任何一法的自性，就是見到佛的法身。但法身怎樣見？這又是一個問題，因為法身，是個廣大無邊清淨無爲的性體，非肉眼與天眼所可見的，惟有用慧眼來見。慧眼究竟是什麼？就是吾人本具的覺性，湛寂圓明了覺知穀果，大地於穀果無所分別，法性於諸法，亦無所分別，理無有異，故見任何一法的自性，就是見到佛的法身。但法身怎樣見？這又是一個問題，因為法身，是個廣大無邊清淨無爲的性體，非肉眼與天眼所可見的，惟有用慧眼來見。慧眼究竟是什麼？就是吾人本具的覺性，湛寂圓明了覺知

根本智親證真如，根本智親證真如，原是修證圓滿既成佛果之謂，因吾人的見性的境界，是與佛無別，都是處於般若體用不二的境界，不過佛是永久不失此境界，衆生因功行未純，偶然見性而有此境界，轉又被無明障蔽，此境界立即消失殆盡，故佛與衆生在行果上大有差別。至於見性的境界，則佛與衆生同是根本智親證真如，實無差別。故說用慧眼來見法身佛，就是根本智親證真如；其次用聞思修所得的智慧，來解悟萬法自性本空之理，如宗門參究話頭公案，及八背捨，八勝處，十一處等觀法，二乘觀四諦十二因緣，及五停心觀，六行觀，大乘圓教之乘觀，止觀，五重唯識觀，這都是用方便法子來見法性，所以這也可以叫做用慧眼來見法身佛，但這不是觀照般若的根本智親證真如，只是方便般若的後得智緣慮真如；前者是直接見佛，後者間接見佛，因直接見佛，只能限於見本身自性；間接見佛，就可以見到一切法的自性。吾人見佛，不但要見自己的法性，也要見到一切法的自性，所以間接與直接必須雙管齊下；同時也因為不能見到一切法的自性，恐怕就也不能見到自己的法性，所以用觀照般若來覺照自己法性，與用方便般若來緣慮一切法的自性，是不能偏廢的。

在五眼中，慧眼原是三乘所具的，因為三乘能見真空無相諦理，破見思惑，證一切智，得了解脫，所以說三乘有慧眼。菩薩在空諦中，還能見到假諦，破塵沙惑，證道種智（謂知化導衆生的一切道法，其法多如塵沙，故說破塵沙惑。）因菩薩具此智慧，比三乘高，故不名慧眼，別名爲法眼。如來能見空假二諦中的中道實相，破盡無明，證一切種智，（謂知一切法的種性之智），其智慧更高於菩薩，且這智慧是最究竟的，就是所謂究竟覺，故又不名法眼，就名爲佛眼。吾人現在所說用慧眼來見佛，這慧眼是最起碼的，雖然比不上三乘的慧眼，但若是學菩薩學佛，還不願意與二乘的慧眼比並，也可以說這慧眼就是法眼佛眼的最起碼，因為修行的人既見正道，即是具有初淺的智慧，所以吾人用空心來見性，或是用聞思的智慧，來見一切法的自性，都可以叫做用慧眼來見佛的法身。

既然知道吾人所要見的是法身佛，同時也知道法身佛就是吾人的自性，也就是世間一切諸法的自性，這空寂無爲的自性，是佛與衆生及一切諸法所同具此一個的，見任何一法的自性，就是見到法身佛，並且知道見這法身佛，惟有用吾人自性的智慧一般若，但由我本身的自性見佛，是用我自己的觀照般若，由其他一切法的自性見佛，是用我的方便般若，是佛在我，般若在我，見佛有何難呢？不見佛者，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

總而言之，見佛只有兩法：一法是直接見佛，用觀照般若親證真如，因真如就是實相般若，實相般若是體，觀照般若是用，體用不二時，叫做親證。一法是間接見佛，用方便般若緣慮真如，因真如在於他法，不能親證，只好用方便般若的各種觀法來緣慮，然後藉緣慮的結果，得見其真如體性十真如。爲有方便般若介於其間，不是真如體用不二的親證，所以說這樣見佛是間接。前一法的見佛，就是金剛經所云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「無住生心」就是真如體用不二的時候，這時候就是見佛。「無住」

二字是說衆生的心，對於一切環境，或事或物，都不會少加緣慮住着，也可以說就是不起一念，隨時隨刻，但顯露着清淨圓明的真心，不受任何事物絲毫的挂礙，那麼既是無住，不起一念，何以又說生心呢？這「生」字即指不生，因不生之生，纔是真實的生，有生必有滅，惟不生才不滅，所以不滅之生，必是不生。往生論云：「實相無相故，眞智無知，」止觀云：「常境無相，常智無緣，」可知唯不生才是真實的生。又「無住」的心，將如何而生？定是不生其心，即是生「無住」的心，此理至明，又如何才能以「無住」生心呢？必須見一切法原是無相，凡有所相，都是虛妄，並間萬有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這樣只要不生於法，不生一念，就是見佛，實在容易。後一法的見佛，更是不難，只在一切法上，憶知都是因緣生滅法，有生必滅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，都是虛假不實，世間萬有都有滅盡的時候，不足貪慕，惟其自性，才是真實無妄，不生不滅，歷劫不壞，萬物同具，可寶可貴，所謂不變隨緣是萬法，隨緣不變是真如，這樣的思維，也就是見佛。經云：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。」又釋迦佛當時在某一法會，弟子都趕去法會見佛，惟大弟子須菩提在途中，從容地走，一面走一面觀察緣生的道理，佛已知道，對衆弟子說：「汝等自以爲都見到佛，惟須菩提才是真見到佛」。所以馬星比丘對舍利弗所說的緣生偈：「諸法從緣生，是法緣及盡，我佛大聖主，是我如是說。」也叫緣生偈，爲緣生中的不變之體，即是法身，故見緣起就是見佛，這樣的見佛，豈不是更容易嗎？惟能這樣的見佛，然後才有成佛的希望。

翻印無生居士著「自知錄」移助本刊徵求預約啓

諸該因刊命成參攷，開示，與光明述妙在內，如親見佛菩薩聖衆，以及西方勝境，相等種種不可思議莊嚴境界，非言語所能喻者，是菩薩戒優婆塞，功德無量！除向土列者資各居士致謝外，茲將郁居士等囑付刊告讀者，函節錄等諸短篇法要，共計壹仟本，願全部捐贈本刊發售，每本定價一元流通（外加郵費一角），函購票可列以代用，希本刊讀者，注意，願購讀或贍親友，功德無上量！
林長清、趙玉君兩居士各出資一六〇元，李世芳居士出資一〇〇元，英居士出資十元，共計四百元，來函贍本刊代向瑞成書局翻印無生居士著「自知錄」並附圓瑛法師開示錄，諸祖師語錄等諸短篇法要，共計壹仟本，願全部捐贈本刊發售，每本定價一元流通（外加郵費一角），函購票可列以代用，希本刊讀者，注意，願購讀或贍親友，功德無上量！
夷弟，無生居士親自記錄，彼在關中用功方法，及西方勝境，非言語所能喻者，是菩薩戒優婆塞，功德無量！
瑞局，常放尚非敢光祈能印助明各小初德，然三讀者，願賜贍也。該書定價低微，初版不多，
本刊發行部 啓